

# 沃瑞克大學旅學心得

李祁芳

## I. 研修緣起：快板(Allegro)、急板(Presto)、最急板(Prestissimo)

2019年一月至六月，我獲得科技部108年度(第57屆)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計畫之補助，赴英國沃瑞克大學之文藝復興研究中心，接受中心主任Professor Ingrid de Smet (Fellow of the British Academy) 之邀請，擔任榮譽客座副教授，執行研究計畫【義大利戰爭(1494-1559)對於英國文藝復興文學地理之刺激與影響】，旨在調查義大利史學家Francesco Guicciardini之歷史巨著《義大利史》(*La Historia d'Italia*, 1561)及其英文譯作(*The History of Italy*, 1579, 1599, 1618)在英國文藝復興戲劇各個創作層面之影響。很多人問我，出國很累，且必須提出全新的研究計畫，為何有此人生規畫？我的研修動機不外乎是源自於我個人學術生涯面對「速度」所產生的危機感。自從有了正式教職以來，在當今健全體制之規畫下與諸多學術長輩的督促下，我有幸快速成長。然而我問我自己：「升等了、得獎了，然後呢？可以寫什麼？寫多久？什麼方向？速度與步調怎麼調整？未來要與誰對話？」等問題。學術上有幾個別具挑戰的跨領域研究我想長期耕耘，如英義研究(Anglo-Italian research)、英國作家之深度對話(Playwrights in Conversation)、莎士比亞與音樂(Shakespeare and Music)等。這些領域的研究，除了是興趣驅使我多次在移地研究時挖到寶之外，冥冥之中，也曾多次在古老的圖書館中感受到莫名的力量，使我能與重要文獻發現彼此。然而，找東西看似容易，但閱讀寫作需要很多時間思考、消化、整理，更甯提若要專精不同的學術傳統需長期耕耘，但短期內不會有立竿見影之成果。這種入寶山的雀躍心情好比樂山者，有攻百岳之欲望；樂水者，不會只滿足於在泳池或海邊的潛水樂。若欲見山脈之「奇、險、峻、秀」，抑或是深海之異獸與奇觀，勢必要付出一些代價。同樣的，我若邁向學術深水區，該怎麼做？我能否可用這種快速成長的速度期盼自己進入學術深水區？這些問題，自從升等以來，沒有一天不在腦海中浮現，而我心裡也清楚這些問題的答案。

我的人生，在擔任助理教授與副教授初期的階段，若用音樂術語來表達，是在快板(allegro)、急板(presto)、最急板(prestissimo)這三種速度中不斷切換度過。儘管我的腳步是行板，我內心的速度，卻是快板、急版、甚至是最急版。年輕的我，人生的優先權全給了學術研究，以達到自我期許與制度的期待。因此，在被要求快速成長的行進模式下，我的教職人生無法與學生時代的慢讀、慢活的步調並存。那時的我只知道，學術研究是全球快速巨輪下的一環：慢不得、停不得。

有一年暑假在牛津結束移地研究的某日，Professor Julian Gardner邀請我到他家用餐，他問我最近看了什麼新小說，我很老實、也很慚愧地回答，「我沒有時間像以前那樣看小說」。老師優雅地說：「想回來嗎？」，「當然！」，我說。「那你可以申請休假回來英國研究嗎？」，我說：「很難，因為系上休假的名額會優先給教授，副教授沒機會，除非當學期有名額」。老師說：「你應該至少勇敢嘗試一次」。不久，我就收到中心主任Professor Ingrid de Smet的來信，邀請我返回母校擔任榮譽客座副教授。我也就順著這樣的因緣，大膽向系上提出申請，那年，系上剛好有一個名額讓我有機會暫時離開快版的學術人生。

## II. 回到學術原鄉

2018年十二月底在繳交了科技部計畫申請書後，隨即以最急板的速度，整理赴英研修之包裹與行李。到了University of Warwick後，學校安排給我一個20坪、一房一廳一衛、應有盡有的訪問學人公寓(Lakeside Apartment)，讓我專心讀書寫作。中心也配給我一個辦公室，讓我有機會與研究員、博後、博士生有對話的空間。此次研修主要是深入考掘文藝復興研究中心前輩Sir John Hale (FBA)、Professor Michael Mallett、Dr Christine Shaw所留給後世之珍貴學術資產，並釐清Francesco Guicciardini之《義大利史》(*La Historia d'Italia*, 1561)原著，以及Sir Geoffrey Fenton之英譯本*The History of Italy* (1579, 1599, 1618)與英國文藝復興戲劇地景創造之重要關係。這兩本《義大利史》巨著在問世時以二開本尺寸印刷，電子書複印本之寬度與厚度，如同一個60x50公分的枕頭大小，但硬度可不一樣。我常跟中心的研究員說，睡在這兩本枕頭上，無時不刻感受到空氣之稀薄！或許這就是攻百岳的感覺。

在Warwick執行計畫期間，因研究需求，我常到24小時開放的圖書館，參閱國家歷史檔案(Calendar of State Papers)，系列叢書有State Papers Domestic、State Papers Foreign、State Papers Milan、State Papers Venice等。Warwick的歷史與歐洲語系的館藏也有別於英國其他菁英大學，因為Warwick自創校以來，即特別注重跨領域思維以及英國與歐洲學術傳統之重要關聯，因此，十八世紀前的歐洲史以及歐語藏書特別豐富。Warwick所訂購的電子資料庫也與牛津、劍橋大學同步。在此研修的半年裏，非常珍惜得來不易的研究機會，因為國立中山大學並無歷史系與歐語學系，而台灣其他大專院校亦無歐洲系統的電子資料庫與藏書供我做第一手研究。研修期間，在沒有教書與其他服務義務之壓力下，我得以以慢板與行板速度，仔細閱讀耕耘每一行字，並在專家的建議下，到The Wallace Collection參觀十六世紀歐洲的兵器收藏、到The National Gallery看Mantegna與Bellini聯展、到The Soane's Museum了解Sir John Soane之奇特收藏。此外，我也到了倫敦的帝國戰爭博物館(Imperial War Museum)，嘗試透過戰爭所留下來的真實物件、影像與紀錄片，感受戰爭災難與錯誤決策帶給人民之致命衝擊。當然，定期與教授、研究員交換研究心得、從閒書雜誌中得到養分是生活的定課。

除了閉關讀書與參訪外，我亦積極地參加了Warwick與Oxford的研討會。當中有British Academy 博後的研究分享、有中生代教授的新書發表會、也有All Souls College資深教授發表音樂歷史跨領域的嚴肅研究，每個學者對他人的研究都嚴肅以待、洗耳恭聽。我自己的義大利戰爭研究也於六月十一日宣讀於中心的STUDIO SEMINAR。當天中心的研究員全員到齊，他們的反饋與熱情參與讓我下筆更加踏實。

### III. 行板(Andante)：大地的速度

Warwick大學的校園坐落在莎翁筆下的the Forest of Arden，這區亦是自然生態保護區，清幽脫俗。畢業十年後終於得以再目睹春茂漾綠Albion。看著校園的綠，想到的除了是Shakespeare筆下的森林仙子與精靈，還有中世紀傳奇，這裡離Sir Gawain & the Green Knight的故事場景不遠，Gawain poet的家鄉就在West Midlands。校園地景無太多百年橡松，

但校區附近的森林一望無際，大學坐落於此，象徵學術之有機生命。以前學生時期似乎無暇抬頭欣賞周邊一花一木，這次在初春之際返景入深林，能再次重逢睽違十年之春景，是天賜的因緣，因為上天讓我在校園看見自然界的奇蹟，從中，我強烈感受到大地運行之速度與自然之道。讀書之餘，我時常漫步在校園的每個角落。森林樹枝上鮮嫩的青苔好似裹上抹茶糖霜，非常誘人。自然生態保護區布滿苔蘚的腐木，是大自然賜予的有機野宴。湖區與河邊的野雁與水鳥的行住坐臥永遠那麼優雅淡定，而鴨兒們在河上玩俯衝滑水的遊戲卻又如此盡興，在自然生態保護區，總是可巧遇生命誕生的奇蹟！在此，鳥聲比人聲鼎沸是生活日常；它們禪定的功夫甚過人類！校園內，能出其不意地發現可愛野兔的蹤影，他們吃草的模樣是如此不急不徐。春神為大地鋪好的水仙道與櫻花道、Tocil Woods內只有短暫花期的野藍鈴、甚至是步道兩旁自行冒出的野草花卉、樹上的松果與莓果不斷告訴我，它們有它們時節的舞台，該上場時就該好好綻放，但花開花謝有其大自然的時序，人生也是如此。一月至六月經歷了三個季節，無論是寒冬、粉春、或盛夏，大地的模樣永遠一片從容，人生若能無時不刻與地景天人合一、神閒氣定該多好！自然界的慢板與行板教我重要的一課：我的人生應該回歸慢活有機、回歸大地之自然時序，否則，人入了自然地景，只是越顯格格不入。這是自然給我的寶貴啟示。

#### IV. 慢板、行板、有機

在Warwick短期研修這半年對我來說彌足珍貴，就怕自己沒有好好把握每一瞬間而錯失了什麼。在Warwick，我嘗試減慢生活的步調，清晨或傍晚到森林走路，吸取晨露與天地精華，過著有機生活，閱讀大自然讓我巧遇的奇蹟。坐在窗邊讀書，即使只是幾隻可愛小瓢蟲爬到書本、黏在窗上，也會讓我雀躍萬分。終於可理解為什麼牛頓可以看著蘋果樹就開竅，因為聰明的他能與自然之道心心相印。這半年，我桌曆上的每一天忠實記錄所經歷過的事，寫著是倒數的數字，提醒自己務必把握當下，因為Warwick生活之美好，只有“Arcadian life”這古典意象才能形容我在此得到的精神滿足。行筆至此，很慶幸是2019年回英國研修，若換成是2020年出發，

情況就不是這樣了。然而，疫情所帶來的衝擊，對身處自然界的我們似乎也是種警鐘與祝福。傳染病的發生，使得原本準備超速邁向「繁榮富庶」之高速列車瞬間減速。減速下的人生被剝奪了許多既有的權利，但，不意外地，讓自然界得到喘息的機會，新冠狀病毒所帶來的lockdown瞬間終止一切活動何嘗不是一種slowdown，從最急板減速致行板的一種契機？若不是自然的呼喚，我們也許永遠不會了解疫情前的日子有多美好。這段旅學心得，刻畫著我2019以前與2020年以後的兩種心境。藉由這段懷舊敘事，記錄身處在歷史洪流下，面對瞬間轉變的切身感受。

